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全書卷十一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張子全書卷十一

易說下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

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戸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

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闕　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

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

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

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静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静有常不牽制於物也

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直一作著

天地動静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静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

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

消爍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别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盖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成物者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為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為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

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

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也

彖者言乎其象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

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靜知亦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

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

易之義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

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

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

空虛葢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知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

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為說說有無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

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

乃為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己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
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
去則善因以亾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
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
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為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為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

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鼔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為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系之為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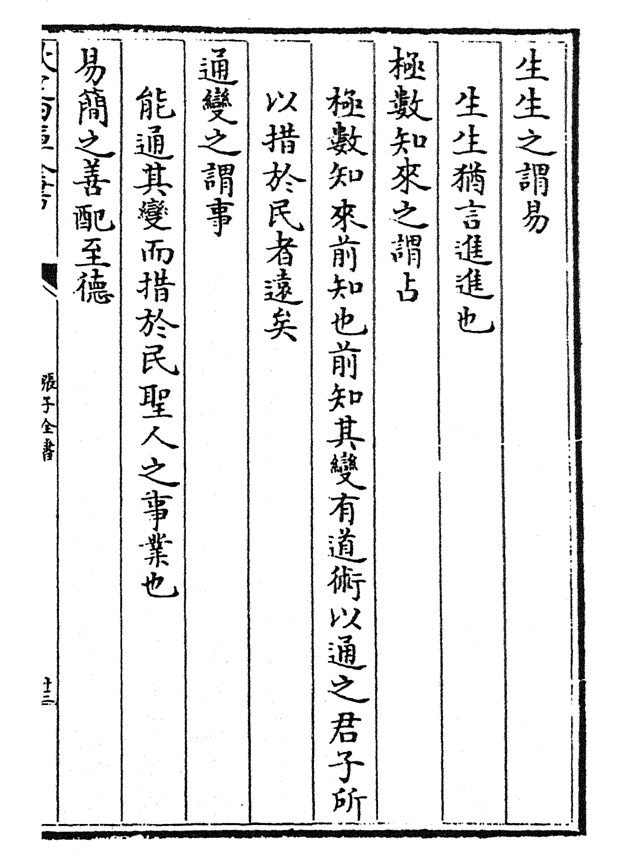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

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

以措於民者遠矣

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

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

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

易之為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

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己不欲為善則已苟欲為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

利也如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黙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為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

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為五之耦焉耳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極兩兩是謂天參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

兩地兩效剛七離九兩柔之法也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為五乾坤止合為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為日月粗為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為人故人亦參為性兩為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為

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算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二也　三地兩六也坤用　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　三天三九也乾用　五天三十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並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

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餘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

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

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

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

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

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易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神變

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感亦有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

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作

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

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戸静密也闢戸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静是道之常專於動静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即乾之四徳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

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

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神一作詞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為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為巫風言鼓舞之盡神者與巫之為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為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于鼓舞之極也故曰

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為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乾坤既列則其閒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成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

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

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遺一作遺

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如

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為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為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无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

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

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

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

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貹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貹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貹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貹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閒見所轉其見其閒須透徹所從來乃不貹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正明不為日月之所貹正觀不為天地之所遷正觀正明是己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為日月之明與

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己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為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類草之使民宜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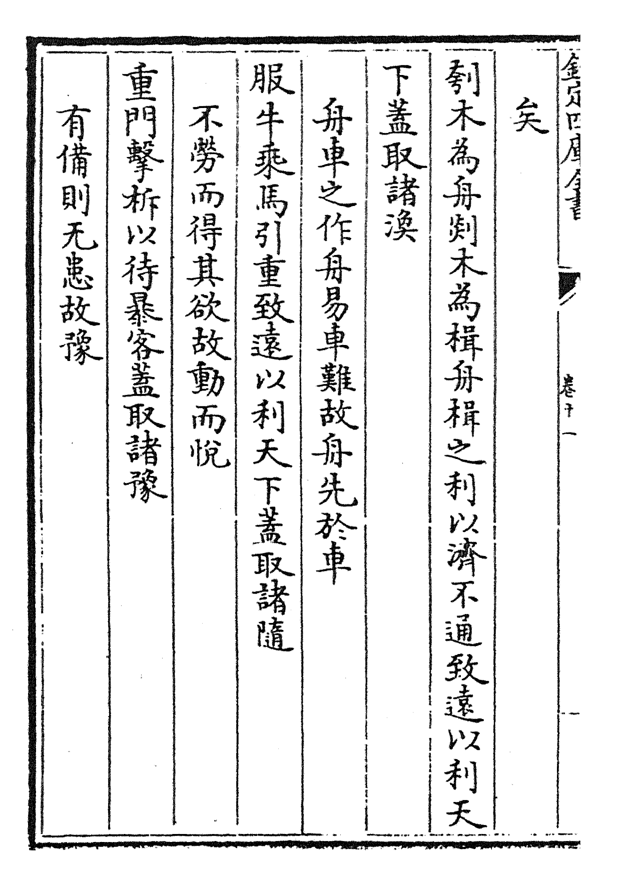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别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

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畧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



矣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檁為棟則其閒已有

宇不得上棟也若指袱為棟又益遠矣宇垂而下故言下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備一作脩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御一作樂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伸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

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絶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偽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

无事是以思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
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
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卒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
在初思其朋是咸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
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
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係著非行其所无
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
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

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一惟豫而已譏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盛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

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

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

君子閒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

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

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

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末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為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為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于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為一故神通天下為一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

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而化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能焰物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暗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名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伸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

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矣

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

不作則已作則求乎向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

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

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

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茍

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為衆人之表一無止字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傚天卑必法地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

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

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顔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顔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

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

知德為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為有為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亦是非獨自

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庶幾於知
幾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
人道畢矣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虚實動
静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爐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萬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

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

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于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

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覿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為道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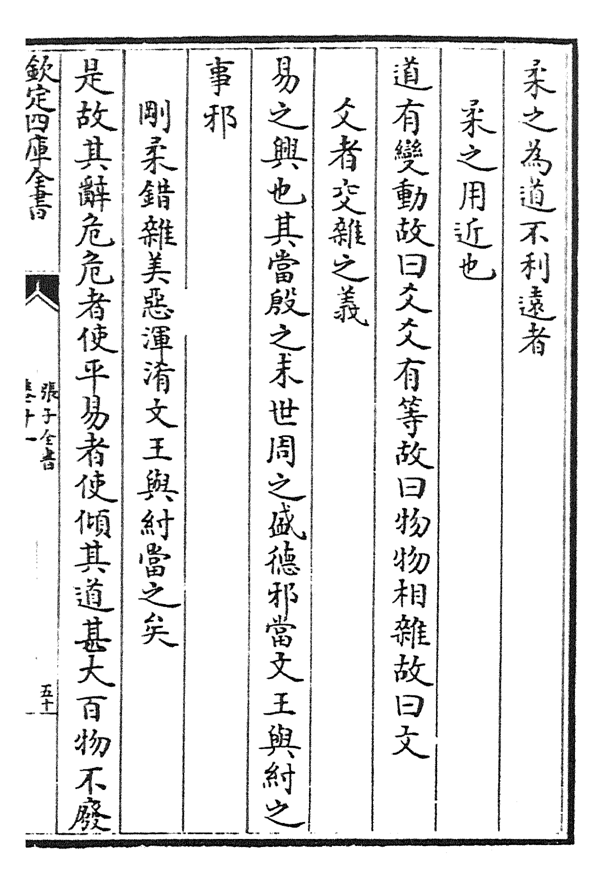
遷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爻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齊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

簡易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至健不爾何以發散

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

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强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

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

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偽
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
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蓍在
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

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隂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

息

兩體者虚實也動静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

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

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為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

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同意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為无吾儒以參為性

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趣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

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

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隂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隂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隂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乎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雞

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為寒為冰為大赤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

坤為文為衆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震為旉為蒼筤竹為萑葦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爲赤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其燥也一作且躁也

艮爲徑路爲小石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毁折爲附決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毁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　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一作蒙稚者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涣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著於物所以為蒙蒙昏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為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歸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一作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為易撮聚衆意以為解欲曉後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則可

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筴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已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為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為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為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為有以何謂之无如

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體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為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

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説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

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為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

之生即是道是易

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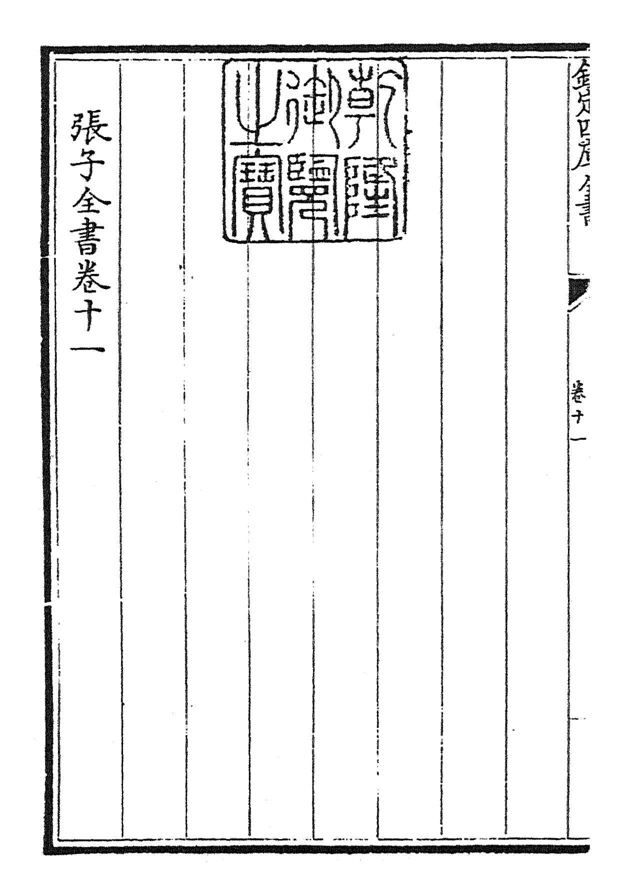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

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為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張子全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全書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張子全書卷十二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

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于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

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

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鑰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

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

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别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自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

故稱孔子與顔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為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

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

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

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

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

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

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

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

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廹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𤣥耕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

哀樂喜怒發而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為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

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

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

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推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

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

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

中來

中宫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

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兑之間離兑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

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寛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

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

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寛褊者是所禀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强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麄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寛褊昏明名不

得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茍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

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茍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為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未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

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

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竝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

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强恕而行求仁為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内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内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

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禄舜禹亦無患焉

顔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説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　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别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

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去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茍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

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

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

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十二